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一百六十回 逞絕技女將破離宮 聽良言從賊甘投地

話說徐鳴皋從上房內出來，將余秀英所言次日卯正三刻進宮的話告知元帥，元帥大喜。當命焦大鵬、伍天熊、楊小舫、狄洪道四人道：“明日卯正三刻，將軍等可隨同徐將軍、余秀英前往寧王府大破離宮，務各努力向前。功成之後，定再請旨嘉獎。”焦大鵬等答應退出。一宿無話。次日一到卯刻，大家扎束停當，俱各努力向前，到南昌府署聚齊。王元帥亦復升坐大堂，眾人參見已畢。余秀英此時也帶同拿雲、捉月出來，與王元帥參見，後便即告辭而去。今日眾將及余秀英又非戎裝打扮，皆是穿著緊身衣靠，各帶短兵。惟有余秀英更加出色，只見他身穿元色湖縐酒花密扣緊身短襖，一條三寸寬闊鵝黃色絲線緊束腰間，下著元色湖縐酒花緊腳罩褲，腳登花腦頭薄底繡鞋，頭上挽了個盤龍髻。扎著一塊元色湖縐包腦，密排排兩道鏡光，一朵白絨纓頂門高聳，手執雙股劍，愈顯得粉臉桃腮，柳眉杏眼，嫵媚帶著英雄的氣概。拿雲、捉月兩個丫頭，也是短衣緊扎，一色的元色湖縐密扣緊身，元色湖縐扎腳罩褲，頭挽螺髻，也有一塊包腦，左旁斜著插一朵白絨纓，手執單刀，到也雄糾糾、氣昂昂，相伴著余秀英，不離左右。

一共八個人出了南昌衙門，直望寧王府而去。不一會，已離府前不遠，遙望著三軍如蟻，將一座寧王府圍得水泄不通。余秀英看罷，暗嘆道：“我幸虧見機速，不然也要同遭此厄了。”正說著，已到了府前，徐鳴皋首先向前一聲大喝：“爾等三軍速速閃開，讓本將等進宮枋辦。”話猶未了，只見眾三軍一聲吶喊，當即分開一條大路。徐鳴皋等八人搶步上前，便要進去。忽見寧王府門關得如鐵桶一般，徐鳴皋便要沖殺進去。焦大鵬道：“賢弟，何必沖打，你我又不是不會飛檐走壁，但須登高而進便了。”徐鳴皋道：“由高而入，原無不可，但今日之行非比往日，似宜正大光明進去，方合體裁。”焦大鵬道：“既然如此說，你們也不必沖打，等我先進去將門開了，然後你們正大光明進去，又何不可？”徐鳴皋正欲懸阻，已見焦大鵬身子一竄，早已飛上牆檐，一晃已不知去向。

不到半刻，只見那府門“吱呀”一聲，業已大開。焦大鵬從裏面大笑出來，口中說道：“我道這些把門將軍似個銅澆鐵鑄，原來是些沱塑木雕，不但經不起殺，而且是豆腐一般的。”說罷大笑不止。于是徐鳴皋等七人進了大門，但見兩旁已被焦大鵬殺死了七八個，躺在地下。徐慶道：“不怪焦大哥誇嘴，這些忘八羔子真不經殺，怎麼瞬息之間已被焦大哥殺死這許多，真可笑之至！”說著一路進內，直奔離宮而去。

不一刻，已望見一座宮殿，皆是朱紅漆的裝修，高聳半天，好生軒敞。余秀英道：“焦大哥與徐慶、楊小舫、狄洪道三位賢弟，可並力抵敵這宮門口把守之人，我與徐將軍、拿雲、捉月兩個丫頭，進內破他的消息，等將外面八門破去，我等便從裏面殺出，先將把守宮門的這一班亡命殺死之後，再並力去破他裏面六十四門。”大家答應，當即搶步上前，各人手執兵器，一聲大喝。余秀英、徐鳴皋、拿雲、捉月四個人已飛上了屋面；焦大鵬、徐慶、楊小舫、狄洪道直奔宮門而來。

且說余秀英等四人上了屋面，秀英便帶著鳴皋走到天門方向上，秀英首先向鳴皋說道：“將軍不必動手，但看妾去破他的消息。若有人來廝殺，將軍但敵住來人，不可使他過來，務要將那些亡命殺卻。”徐鳴皋答應，專等把守宮門的前來廝殺。

這裏余秀英便將身在屋檐上使了個猿猴墜枝式倒垂下去，四面一看，將那消息的總頭尋出來，即將手內的寶劍向那總頭上一撥，只聽“花啦”一聲，天門方位上兩扇門已大開下來。余秀英當下便翻身下去，腳踏實地進了天門。又從天門背後尋出暗機關，將機關撥動，即刻向外面一跳。纔出了天門，只聽一聲響亮，猶如天崩地塌一般，登時那七座門皆次第開下。原來這總機關在天門上面，總暗機關在天門背後，只要將總暗機關撥開，那七座門不須費事，自然次第開了下來。若遇著不知道的，誤開了別的門，不是為刀箭所傷，即是為寶劍砍死，因這八座門上都有暗器。

此時外面八門已為余秀英破去，當下余秀英便來招呼鳴皋一齊進內，好殺至門外去接應焦大鵬等四人。一回頭，已見鳴皋與拿雲、捉月在那裏與五六個把守宮門的廝殺，余秀英也不問他青紅皂白，舞動雙股劍直殺過去，跑到面前出其不意，手起劍落，即刻就砍傷了兩個。徐鳴皋一見余秀英已砍傷了兩人倒在地下，他也就抖擻精神，單刀一擺，只見一路白光舞將過去，不到兩三個回合，那把守宮門的，又被砍倒了二人。還有兩個，卻好拿雲、捉月一人一個，送他們歸陰去了。這六人一齊皆被辦去，當下便即進入門內，以便沖殺出去，接應焦大鵬等四人。纔進入天門，從雷門外又殺進四個人來，齊聲喝道：“無知的小輩，膽敢前來破此離宮，爾等不認我等麼？”徐鳴皋等更不打話，只顧迎殺過去。

余秀英一面迎敵，一面細看，內中只有兩個知道他的名姓，一喚賴雲飛，一喚王有章，其余二人皆不知他的名姓。因喚王、賴二人說道：“爾等毋得恃強，可認得余秀英麼？”賴雲飛、王有章二人一聞“余秀英”三字，登時三尸冒火，七孔生煙，大聲罵道：“好大膽背義忘恩的奴婢，王爺待你不薄，爾何敢叛寧王，甘投敵眾？現在又來破宮，王爺的大事皆敗在爾這賤人手上！你還敢恃強前來，我等恨不生啖汝肉，為寧王一雪其恨！不要走，看家伙！”賴雲飛手執九股鋼叉，王有章手執八角鋼錘，一齊飛舞前來，直望余秀英打下。

余秀英見他二人來勢凶猛，若論臂力萬萬抵敵不住，只得智取之，隨即與他二人一面閃躲，一面罵道：“好無知的匹夫，爾等只知貪享榮華，不知利害。寧王以親藩叛背朝廷，罪該萬死。你小姐見機尚速，所以得有今日，不致身首異處。那些助紂為虐的死的死、亡的亡，已不知其數。爾等若知時務的，即當自縛投降，或可免一死，不然一定同歸于盡。而況宸濠遠在南帶，宜春王又被擒獲，李自然亦不知去向，試問爾等：就將這座離宮把守得萬無一失，有何益處？且宸濠不久行將就獲。宸濠被獲，就便奮得此處全不壞的離宮，又能何益？主人既拋置不顧，亦且無家可歸，爾等不思自尋生路，反在這裏恃強用命，我且問你：又有何益處？雖元帥于爾等為讎仇之輩，但爾等能自愧悔，不宜從順奸王，即早回心投誠，自縛去求元帥，或者不咎既往，予以自新，將來也可大小博得一個功名，總比順從奸王逆天行事、眼見慘遭殺戮、身首異處的較好。即使王元帥見惡爾等的行為，不容收納，我尚可以從旁求免。縱不能准予投誠，也可免爾一死。

乃爾等不思細意打算，今大兵已將王府圍住，如鐵桶一般，一任爾等再有能為，可能以一當兀、殺退大兵、保全王府麼？爾等真算是些極蠢、極愚之人了！”

賴雲飛、王有章聽了這番話，登時悔悟起來，不與余秀英廝殺了，隨即說道：“我等如果投誠，你可能救我等麼？”余秀英道：“爾等若果矢志投誠，我當力保便了。”不知賴雲飛、王有章究竟投降與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